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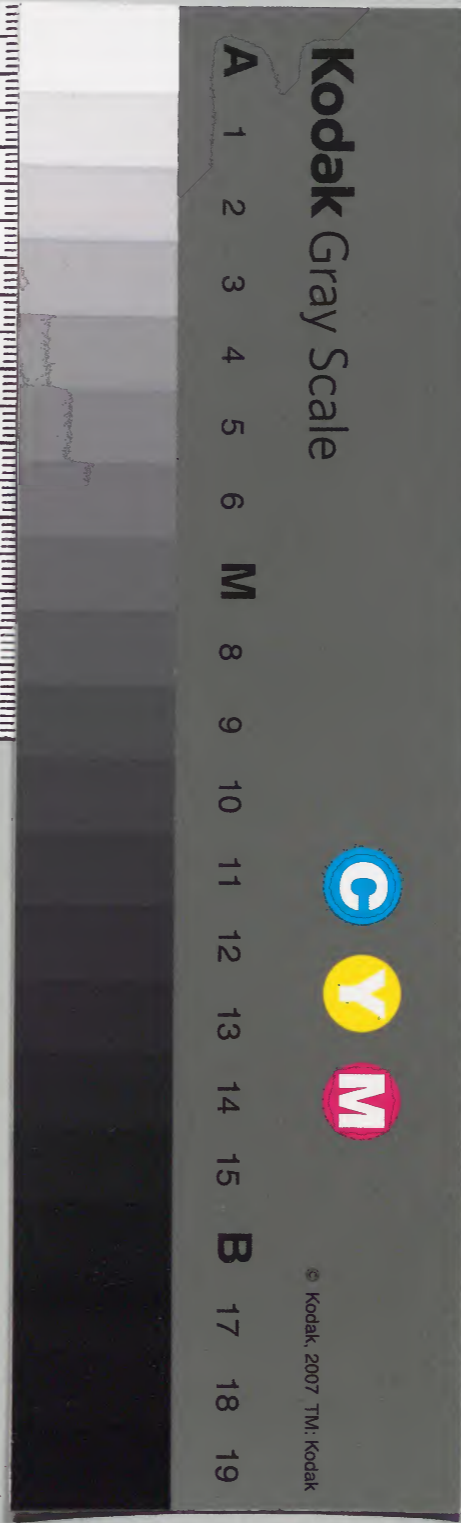
朱子錄要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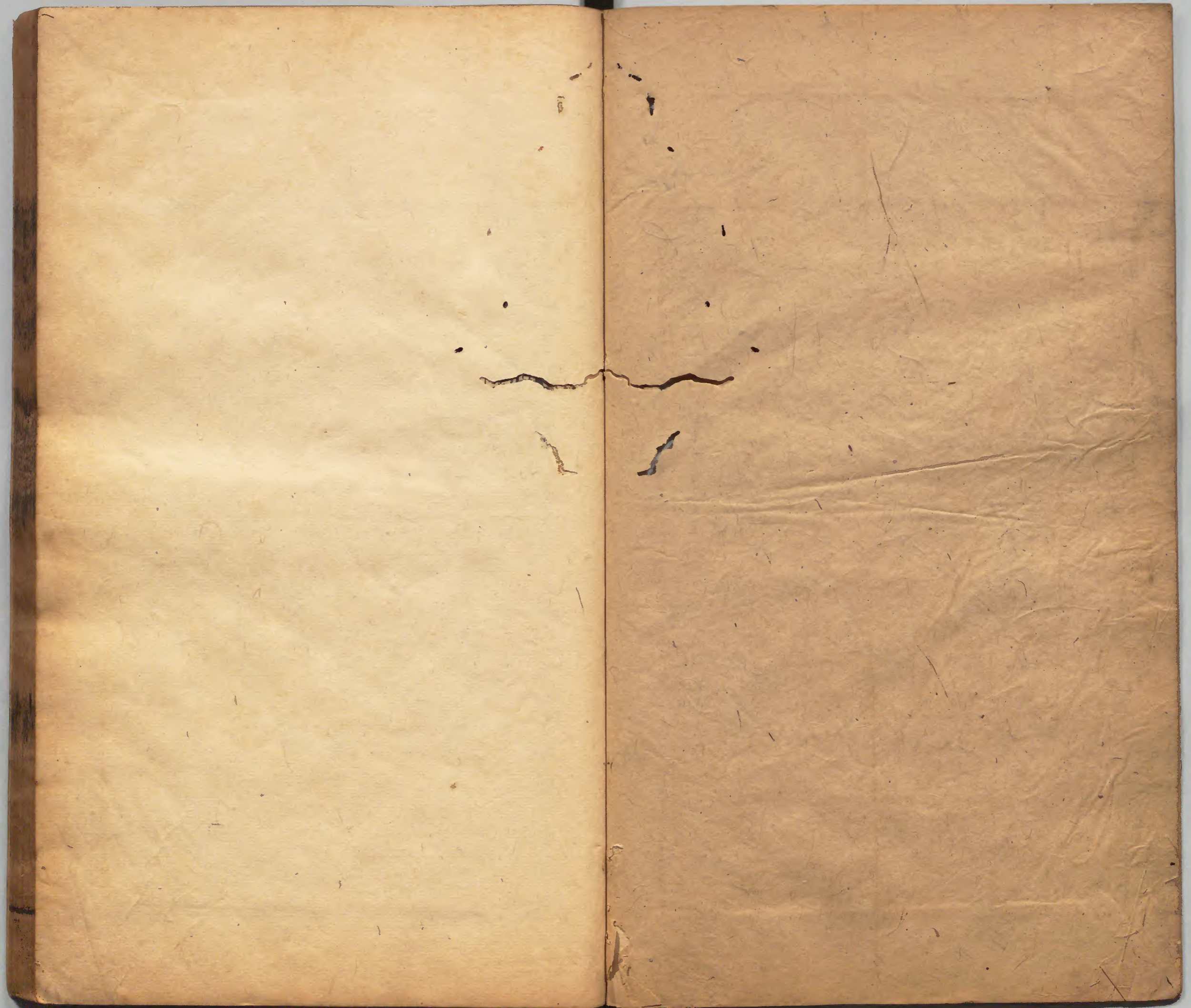


九	四	漢
七	一	書
三	六	門
七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九	四	漢
七	一	書
三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8
冊數	7 (5)
函號	298 262







重輯朱子錄要卷之十

淺草文庫

盱眙後學馮應京可大甫 編輯

友人元城杜承芳

京口華 鈺

新會梁斗輝

門人梁溪何棟如 全校

文公裔孫朱崇沐 訂梓

訓黃義剛 字毅然 臨川人

癸丑 以後 所聞

問平時處事當未接時見得道理甚分明及做着

又便錯了不知如何恁地曰這是難事但須是
知得病痛處便去着力若是易爲則天下有無
數聖賢了

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
着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
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
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
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
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

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
不特自家有它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
都恁地

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
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
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
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
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已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

問說漆雕開章

云云

先生不應又說與點章

云云

朱子錄要 卷之十 二
先生又不應久之却云公那江西人只管要理會那漆雕開與曾點而今且莫要理會所謂道者只是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便是而今只去理會言忠信行篤敬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須是步步理會坐如尸便須要常常如尸立如齊便須要常常如齊而今却只管去理會那流行底不知是箇甚麼物事又不是打破一桶水隨科隨坎皆是

義剛啟曰向時請問平生多悔之病蒙賜教謂第一番莫爲便了也不必長長存在胸中義剛固非欲悔但作一事時千思萬量若思量不透處又與朋友相度合下做時自謂做得圓密了及事纔過又便猛省着有欠缺處纔如此思着則便被氣動了志便是三兩日精神不定不知此病主於何處曰便是難便是難不能得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如此便是不能得見這箇物事定帖這也無着力處聖人教人但不過是博文約禮須

朱子錄要 卷之十 三
是平時只管去講明講明得熟時後却解漸漸
不做差了

又問格物工夫至爲浩大如義剛氣昏也不解泛
然格得欲且將書細讀就上面研究義理如何
曰書上也便有面前道理在義剛又言古人爲
學皆是自小得人教之有方所以長大來易入
於道義剛日前只是習作舉業好書皆不曾講
究而今驟收其放心覺用力倍難今欲將小學
等書理會從灑掃應對進退禮樂書數射御從

頭再理會起不知如何曰也只是事事致謹常
常持養莫教放慢了便是若是自家有箇操柄
時便自不解到得十分走作了

義剛啓曰半年得侍灑掃曲蒙提誨自此得免小
人之歸但氣質昏蒙自覺易爲流俗所遷今此
之歸且欲閉門不出刻意讀書皆未知所向欲
乞指示先生曰只杜門便是所向別也無所向
只是就書上子細玩味考究義理便是義剛之
初拜先生也具述平日之非與所以遠來之意

朱子語類 卷之十 四
力求陶鑄及所以爲學之序先生曰人不自訟
則沒奈何他今公旣自知其過則讀書窮理便
是爲學也無他陶鑄處

訓旻淵

字亞夫
涪陵人

癸丑

所聞

先生問旻淵平日如何做工夫看甚文字曰舊治
春秋并史書曰春秋如何看曰只用劉氏說看
曰公數千里來見某其志欲如何曰旣拜先生
只從先生之教曰春秋是學者末後事惟是理
明義精方見得春秋是言天下之事今不去理

會身已上事却去理會天下之事到理會得天
下事於身已上却不會處置得所以學者讀書
先要理會自己本分上事又言劉德脩向時章
疏中說道學字用錯了先生因論德脩向時之
事不合將許多條法與壽皇看暴露了被小人
知之却做了脚手某以爲大率若小人勢弱時
節只用那虛聲便可恐得他去若小人勢盛時
節便不可如此暴露被他先做脚手雖然德脩
亦自好當時朝廷大故震動

朱子錄要 卷之十 五
晏亞夫將上趙子直黃文叔二書呈先生先生曰
公有志於當世亦自好但若要从自家身上做
將來須是捨其所已學從其所未學

先生語晏亞夫云亞夫歸去且須杜門安坐數年
虛心玩味他義理教專與自家心契合若恁地
時病痛自去義理自明大抵靜方可看義理

訓鄭南升

字文桓
潮州人

癸丑

拜先生訖坐定先生云文振近看得文字較細須
用常提掇起得惺惺不要昏晦若昏晦則不敬

莫大焉才昏晦時少間一事來一齊被私意牽
將去做主不得須用認取那箇是身那箇是心
卓然在目前便做得身主少間事物來逐一區
處得當

訓游倪

字和之
建寧人

癸丑

問倪未識下手工夫曰舉業與這箇道理一似箇
藏子做舉業只見那一邊若將此心推轉看這
一邊極易孟子云古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今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又將起扇子云公只

朱子金要 卷之十 九
是將那頭放重這頭放輕了便得若兩頭平也
不得

倪求下手功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走
作便是不敬須要持敬堯是古今第一箇人書
說堯劈頭便云欽明文思欽便是敬問敬如何
持曰只是要莫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
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是不收斂問
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
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嚴處閨門只是

和便是持敬

○時舉問
同見後

倪曰自幼既失小學之序願授大學曰授大學甚
好也須把小學書看只消旬日功夫

訓楊至

字至之
泉州人

癸丑

緊切詳密

至自謂從來於喜怒哀樂之發雖未敢自謂中節
自覺亦無甚過差曰若不窮理則喜怒哀樂之
發便有過差處也不覺所以貴於窮理

書云日用之間常切操存讀書窮理亦勿廢惰久

朱子錄要 卷之十
久當自覺有得力處

又書云要須反己深自體察有箇火急痛切處方是入得門戶若只如此悠悠定是閑過日月向後無得力處莫相恠也

楊子順楊至之趙唐卿辭歸請教先生曰學不是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脩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聖賢之書說脩身處

便如此說齊家治國處便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一排定在這裏來便應將去
淳

楊問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事又慮做那一事去雖知得了自是難止曰旣知不是便當絕斷更何必問
寓

訓潘植

字立之

癸丑

植舉仁者愛之理心之德紬繹說過曰大槩是如此而今只是做仁工夫植因問顏子博文約禮

朱子金要 卷之十
是循環工夫否曰不必說循環如左脚行得一步子右脚方行得一步右脚既行得一步左脚又行得一步此頭得力那頭又長那頭既得力此頭又長所以欲罷而不能所謂欲罷而不能者是它先見得透徹所以復乎天理欲罷不能如顏子教他復天理他便不能自己教他狗人欲便沒舉止了蓋惟是見得通透方無間斷不然安得不間斷

訓黃士毅

字子洪

初投先生書以此心不放動為主敬之說先生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内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吾學非比釋氏須是窮理

問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意於爲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固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真曰却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察問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可除一句曰如此方始是又曰知

與敬是先立底根脚

講論自是講論須是將來自體驗說一段過又一段何補某向來從師一日說話晚頭如溫書一般須子細看過有疑則明日又問問士毅尋常讀書須要將說心處自體之以心言處事處推之以事隨分量分曉方放過莫得體驗之意否曰亦是又曰體驗是自心裏暗自講量一次

士毅稟歸請教曰只前數日說底便是只要去做工夫如飲食在前須是去喫他方知滋味又曰

學者最怕不知蹊徑難與他說今日有一朋友將書來說從外面去不知何益不免說與他教看孟子存心一段人須是識得自家物事且如存心若不識得他如何存得如今既知蹊徑且與他做去只如主敬窮理不可偏廢這兩件事如踏一物一般踏着這頭那頭便動如行步左足起右足自來又曰更有一事如今學者須是莫把做外面事看人須要學不學便欠闕了他底學時便得箇恰好

人須做工夫方有疑初做時定是觸着相礙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纔動則便忘了問始學必如此否曰固然要知居敬在此動時理便自窮只是此話工夫未到時難說又曰但能無事時存養教到動時也會求理

訓 斫

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善實之謂又曰向自家體分上求

斫嘗問先生自謂矯揉之力雖勞而氣稟之偏自若驚覺之念雖至而墮怠之習未除異端之教雖非所願學而芒忽之差未能辨善利之間雖知所決擇而正行惡聲之念或潛行而不自覺先覺之微言奧論讀之雖間有契而不能浹洽於心意之間云云曰所論皆切問近思人之爲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今既知之則亦卽此而加勉焉耳爲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

訓輔廣

字漢卿慶源人居嘉興

甲寅

以後所聞

年六十五

因問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
 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
 功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
 然時誠也有勉為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
 二字義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
 樸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
 誑到得功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

廣云昨日聞先生教誨做工夫底道理自看得來

所以無長進者政緣不曾如此做功夫故於看
 文字時不失之膚淺則入於穿鑿今若據先生
 之說便如此着實下功夫去則一日須有一日
 之功一月須有一月之功决不到虛度光陰矣
 先生曰昨日也偶然說到某將謂凡人讀書都
 是如此用功後來看得却多不如此蓋此箇道
 理問也問不盡說也說不盡頭緒儘多須是自
 去看看來看去則自然一日深似一日一日分
 曉似一日一日簡易似一日只是要熟孟子曰

朱子語類 卷之十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熟則一喚在面前不熟時
纔被人問着便須旋去尋討迨尋討得來時意
思已不如初矣

先生謂廣看文字傷太快恐不予細雖是理會得
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
出因笑曰此是做偽學底工夫

先生諭廣曰今講學也只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
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着處
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

義理方始爲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才
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
了沒意思廣云到此侍教誨三月雖昏愚然亦
自覺得與前日不同方始有箇進脩底田地歸
去當閉戶自做工夫曰也不問在這裏不在這
裏也不說要如何頃段做工夫只自腳下便做
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
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
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着只才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謂雞犬猶是外物才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才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

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先生又謂廣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之間覺得輕率處多子曰仁者其言也訥仁者之言自不恁地容易謝氏曰視聽言動不可易易則多非禮須時時自省覺自收斂稍緩縱則失之矣翌日廣請曰先生昨日言廣言動間多輕率無那其言也訥底意思此深中廣之病蓋舊年讀書到適然有感發處不過贊歎聖人之善耳都不能玩以養心自到師席之下一日見先生泛說

義理不是向前物皆吾心固有者如道家說存
想法所謂鈇汞龍虎之屬皆人身內所有之物
又數日因廣誦義理又向外去先生云前日說
與公道皆吾心固有非在外之物廣不覺怵然
有警於心又一日侍坐見先生說如今學者大
要在喚醒上自此方知得做工夫底道理而今
於靜坐時讀書玩味時則此心常在一與事接
則心便緩散了所以輕率之病見於言動之間
有不能掩者今得先生警誨自此更當於此處

加省察收攝之功然侍教只數日在更望先生
痛加教飭先生良久舉伊川說曰人心有主則
實無主則虛又一說却曰有主則虛無主則實
公且說看是如何廣云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
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主私欲爲主
故實先生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
實此實字是好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
字是不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爲主則此心
虛明一毫私意着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許

砂土便見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腳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

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功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過捺不行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損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

朱子語要 卷之一
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奈煩去脩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剥落淨盡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一
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
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攛掇他去這
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
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
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
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廣
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
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廣云數日敬聽先生

教誨做工夫處左右前後內外本未無不周
所謂盛水不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
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功夫深則
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
夫愈密

廣請於先生求居敬窮理四字曰自向裏做工夫
何必此因言昔羅隱從錢王巡錢塘城見樓櫓
之屬陽爲不曉而問曰此何等物錢曰此爲樓
櫓又問何用錢曰所以禦寇曰果能爾則當移

朱子金要 卷之十 十一
向內施之蓋風之以寇在內故也

先生問廣到此幾日矣廣曰八十五日曰來日得行否廣曰來早拜辭曰有疑更問廣云今亦未有疑自此做工夫去須有疑却得拜書請問曰且自勉做工夫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

心學也須會進

先生語漢卿有疑未決可早較量荅云眼下亦無所疑且看做去有礙方敢請問先生因云人說道頃段做工夫亦難得頃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這此子便有這此子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存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自然透徹

訓襲蓋卿

字夢錫人

甲寅所聞

蓋卿因言致知格物工夫既到然後應事接物始
得其宜若工夫未到雖於應事接物之際未盡
合宜亦只得隨時爲應事接物之計也曰固是
如此若學力未到時成不去應事接物且如
某在長沙時處之固有一箇道理今在路途道
理又別人若學力未到其於應事接物之間且
隨吾學力所至而處之善乎明道之言曰學者
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
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訓廖謙

字益仲
衡陽人

甲寅

所聞

初見先生云某自到此與朋友亦無可說古人學
問只是爲已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
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已方有所得今人
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已
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
使切已下工夫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
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如人趨
養家一般一日不去趨便受饑餓今人事無小

分子錄要 卷之十 十
大皆老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
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
不會子細理會何如會有益或問人講學不明
用處全差了曰不待酬酢應變時若學不切已
自家一箇渾身自無處着雖三魂七魄亦不知
下落何待用時方差

問謙曾與戴肖望相處如何曰亦只商量得舉子
程文曰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
今人過了此一厄又去理會應用之文作古文

作詩篇亦是一厄須是打得破方得

問爲學工夫以何爲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
人自立志旣知這道理辦得堅固心一味向前
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恁聽人言語看人
文字終是無得於已或云須是做工夫方覺言
語有益曰別人言語亦當子細窮究孟子說我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理別人
言語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謾過理會不得
便有陷溺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

害於其事蓋謂此也

德之看文字尖新如見得一路光明便射從此一路去然爲學讀書寧詳毋畧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若一向單過不加子細便看書也不分曉然人資質亦不同有愛趨高者亦有好務詳者雖皆有得然詳者終是看得溥博浹洽又言大學等書向來人只說某說得詳如何不畧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爲學只是爭箇肯不肯耳他若無得肯向這邊略亦不

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意味

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至若非生知須要學問學問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謙請云知得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住不得不可似他們只把來說過了

訓王過

字幼觀
鄱陽人

甲寅

所聞

過見先生越數日問曰思得爲學之要只在主敬

以存心格物以觀當然之理曰主敬以存心却是下句當云格物所以明此心

先生語過以爲學須要專一用功不可雜亂因舉異教數語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置之一處無事不辦

訓楊長孺

字伯子
廬陵人

甲寅

所聞

先生乃舉中庸大哉聖人之道至敦厚以崇禮一章誦訖遂言曰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崇禮只從此下

功夫理會曰何者是德性何者是問學曰不過是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都是德性至於問學却煞闊條項甚多事事物物皆是問學無窮無盡曰德性却如何尊問學却如何道曰將這德性做一件重事莫輕忽他只此是尊時先生手中持一扇因舉扇而言且如這一柄扇自家不會做去問人扇如何做人教之以如何做如何做既聽得了須是去做這扇便得如此方是道問學若只問得去却掉下不去做

朱子錄要 卷之十
如此便不是道問學曰如先生之言道字莫只是訓行否先生領之

問如何致廣大如何盡精微曰自家須要做聖賢事業到聖賢地位這是致廣大然須是從洒掃應對進退間色色留意方得這是盡精微問如何極高明如何道中庸曰此身與天地並這是極高明若只說却不踏實地無漸進處亦只是胡說也須是自家周旋委曲於規矩準繩之中到俯仰無愧作處始得這是道中庸問如何溫

故如何知新曰譬如讀論語今日讀這一段所得是如此明日再讀這一段所得又如此兩日之間所讀同而所得不同這便是溫故知新問如何敦厚如何崇禮曰若只是恁地敦厚却塊然無用也須是見之運量酬酢施爲注措之間發揮出來始得長孺謝云教誨親切明白後學便可下工夫先生又諷誦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

疑焉等數語而贊之曰這全在人且如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甚次第大事只是一箇人做了然而下面又特地拈出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結這兩句最爲要切須先了得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後到得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去處這一箇凝字最緊若不能凝則更沒此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

訓吳琮

字仲方
臨川人

甲寅

因言異端之學曰嘗見先生答死而不亡說其間

數句大率禪學只是於自己精神魂魄上認取一箇有知覺之物把持玩弄至死不肯放捨可謂直截分曉曰何故只舉此數句其他平易處都不說只是務要痛快說話只此便是病處初在臨江見來劄固已疑其有此今見果然問平日自己不知病痛今日得蒙點破却望指教如何醫治曰大凡自家見得都是也且做一半是留取一半且做未是萬一果是終久不會變著萬一未是將久浹洽自然貫通不可才有所見

便就上面扭捏如孟子中養氣一段是學者先
務問養氣一段不知要緊在甚處曰從頭至尾
都要緊因指靜香堂言今人說屋只說棟梁要
緊不成其他椽桷事事都不要

問程子之言有傳遠之誤者願先生一一與理會
過曰今之所言與程子異者亦多矣曰節目小
者不必論且如金滕一說程子謂此但是周公
發於誠心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如聖人自在天
理上行豈有無此理而聖人乃爲之者此等語

恐誤曰然則有此理乎曰詳考金滕首尾周公
初不曾代武王死曰以旦代某之身却是如何
曰武王有疾周公恐是三后在天有所譴責故
以身代行事而請命焉耳先生舉子仁若考以
下至無墜天之降寶命曰此一段却如何解曰
如古注之說恐待周公太薄曰今却要如何說
曰切詳周公之意蓋謂盡其材藝於鬼神之事
者已所能也已所能則已所當任其責非武王
之責也受命帝庭而敷佑四方定爾子孫而使

先王金要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民祇畏是則武王之所能若今三后以鬼神之事責武王是墜天之降寶命也曰只務說得響快前聖後賢都是恁地解說將來如何一旦要改換他底此非學者之先務須於自家身已上理會方是實學問格物之學須是窮見實理今若於聖人分上不能實見何以學聖人曰自己一箇身心元不理會却只管去議論別人不是枉了工夫曰平日讀至此有疑願求是正曰只緣自己處工夫少所以別人處議論多且理會

自家應事接物處與未應接時此心如何曰昨日先生與諸人答問心說或謂存亡出入皆是神明之妙或謂存底入底亦不是先生之說云入而存者道心也出而亡者人心也琮謂通四句只是說人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於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言其所以危者如此若是道心則湛然常存不惟無出亦自無入不惟不舍雖操亦無所用曰且道如何是人心如何是道心曰心一也方寸之間人欲交雜則謂之人心純

然天理則謂之道心曰人心堯舜不能無道心
桀紂不能無蓋人心不全是人欲若全是人欲
則直是喪亂豈止危而已哉只饑食渴飲目視
耳聽之類是也易流故危道心卽惻隱羞惡之
心其端甚微故也問惟精惟一不知學者工夫
多在精字上或多在一字上曰惟精惟一是一
樣說話曰琮意工夫合多在精字上曰如何見
得曰譬如射藝精則一不精則二三曰如何得
精曰須從克己中來若己私未克則被粗底夾

和在何止二三曰精字只是於縫脉上見得分
明一字却是守處問如此恐允執厥中更無着
力處曰是其效也

或問今日挑講諸生所請何事曰萍鄉一士人問
性無復其說雖未是其意却可進因言克己復
禮今人全不曾子細理會琮問克己銘一篇如
顏子分上恐不必如此曰何故曰顏子不遠復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安用張皇如
此曰又只是議論別人又曰此己字未與物爲

對只已意發處便自克了問是克家之克非克
敵之克也曰林三山亦有此說大凡孔門爲仁
言雖不同用工處都一般又問如子貢問爲仁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
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不知此言是築底
處或尚有進步處曰如何曰事賢友仁方是利
其器處曰亦是如此

聖賢言語只管將來玩弄何益於已曰舊學生以
論題商議非敢推尋立論曰不問如此只合下

立脚不是偏在語言上去全無體察工夫所以
神氣飛揚且如仲方主張克已之說只是治已
還會如此自治否仁之爲器重爲道遠舉莫能
勝行莫能至果若以此自任是大小大事形神
自是肅然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曾子所謂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氣象何暇輕於
立論仲方此去須覺識見只管遲鈍語言只管
畏縮方是自家進處琮起謝云先生教誨之言
可謂深中育膏如負芒刺自惟病根生於思而

先子錄要 卷之十 三十一
不學於是不養之氣襲而乘之徵於色發於聲
而不自知也孟子曰持其志毋暴其氣琮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曰此意固然志不立後如何持
得曰更願指教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
是立志處

訓李杞

字良仲
平江人

甲寅

紹熙甲寅良月先生繇經筵奉祠待命靈芝杞往
見首問曾作甚工夫曰向蒙程先生端蒙賜教
謂人之大倫有五緊要最是得寸守寸得尺守

尺曰如何得這寸得這尺曰大槩以持敬爲本
推而行之於五者之間曰大綱是如此顧蘇兄
云凡人爲學須窮理窮理以讀書爲本孔子曰
好古敏以求之若不窮理便只守此安得有進
底工夫如李兄所云固是且更窮理就事物上
看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又却窮那箇道理如
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窮
得到底方始是杞云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
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

朱子金要 卷之十一
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
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
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又云凡萬物莫不
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曰
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

訓鍾震

甲寅

先生問日間做甚工夫震曰讀大學章句或問玩
味先生所以警策學者著實用工處曰既知工
夫在此便把大學為主我且做客聽命於大學

又問或問中載諸先生敬之說震嘗以整齊嚴
肅體之於身徃徃不能久此心又未免出入不
能自制曰只要常常操守人心如何免得出入
一如人要去又且畱住他莫教他去得遠

訓楊泳

字叔永
丹陽人

乙卯

年六十六

讀大學畢次論孟及中庸兼看近思錄先生曰書
讀到無可看處恰好看

訓林賜

字聞一

乙卯

問存心多被物欲奪了曰不須如此說且自體認

自家心是甚物自家既不會識得箇心而今都說未得纔識得不須操而自存如水火相濟自不相離聖賢說得極分明夫子說了孟子恐後世不識又說向裏後之學者依舊不把做事更說甚閑話孟子四端處儘有可玩索

訓林夔孫

字子武三山人

丁巳

以後所聞

年六十八

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不得遂云無極而太極而今人都想象有箇光明

閃爍底物事在那裏却不知本是說無這物事只有箇理解如此動靜而已及至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太極動而生陽亦是從動處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便有一日之運一月便有一月之運一歲便有一歲之運都只是這箇物事袞袞將去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

管子金要 卷之十一 三十三
箇下其動也便是中是仁其靜也便是正是義
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默不默則語
中間更無空處又如善惡不是善便是惡不是
惡便是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主張這
箇物事蓋聖人之動便是元亨其靜便是利貞
都不是閑底動靜所謂繼天地之志述天地之
事便是如此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
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
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小而

言之饑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
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只是這箇
道理所以君子修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這物
事機關一下撥轉便攔他不住如水車相似才
踏發這機更住不得所以聖賢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大化恁地
流行只得隨他恁地故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
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這與西
銘都相貫穿只是一箇物事如云五行一陰陽

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
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
而變化無窮焉便只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
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略緩急耳而今萬
物到秋冬時各自斂藏便恁枯瘁忽然一下春
來各自發生條暢這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
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天地之化流行發見
而今自家喫他着他受用他起居食息都在這

裏離他不得所以仁者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
之便謂之智無非是此箇物事繼之者善便似
日日裝添模樣成之者性便恰似造化都無可
做了與造化都不相關相似到得成之者性就
那上流行出來又依前是繼之者善譬如穀既
有箇穀子裏面便有米米又會生出來如果子
皮裏便有核核裏便有仁那仁又會發出來人
物莫不如此如人方其在胞胎中受那父母之
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來便自成一箇性

了便自會長去這後又是繼之者善只管如此
仁者謂之仁便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謂之智便
是見那收斂處百姓日用而不知便是不知所
謂發生亦不知所謂收斂醉生夢死而已周先
生太極通書便只是來這幾句易之爲義也只
是如此只是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
曰易有太極這一箇便生兩箇兩箇便生四箇
四箇便生八箇八箇便生十六箇十六箇便生
三十二箇三十二箇便生六十四箇故八卦定

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時只是使人
不迷於利害之途耳少頃又舉誠幾德一章說
云誠無爲只是自然有實理恁地不是人做底
都不曾犯手勢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
善有箇惡了德便只是善底爲聖爲賢只是這
材料做又舉第三大本達道章說云未發時便
是那靜已發時便是那動方其靜時便是有箇
體在裏了如這桌子未用時已有這桌子在了
及其已發便有許多用一起一倒無有窮盡若

朱子金要 卷之十 三十五
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焉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焉若其靜而不失其體則天下之大本便昏了動而或失其用則天下之達道便乖了說來說去只是這一箇道理夔孫問云此箇道理孔子只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却不會分別出性是如何孟子乃分別出說是有此四者然又只是以理言到周先生說方始盡方始見得人必有是四者這四者亦有所附着先生曰孔子說得

細膩說不曾了孟子說得籠疎略只是說成之者性不曾從原頭推說來然其界分自孟子方說得分曉陳仲蔚因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
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
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云自斬而總喪服
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
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
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
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
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
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智便

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
間放出來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着界分便有
許多分別且如心性情虛明應物知得這事合
恁地那事合恁地這便是心當這事感則這理
應當那事感則那理應這便是性出頭露向來
底便是情其實只是一箇物事而今這裏略略
動這三箇便都在子細看來亦好則劇又舉邵
子性者道之形體處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如何
地去尋討他只是回頭來看都在自家性分之

內自家有這仁義禮智便知得他也有仁義禮
智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推而廣
之亦無不是這道理他說道之形體便是說得
好

訓錢木之

字子山普陵人寓永嘉

丁巳

所聞

問承先生賜教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
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究
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真箇逐處逐節逐段
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

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却要
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訓曾祖道

字

丁巳

所聞

慶元丁巳三月見先生於考亭先生曰甚荷遠來
然而不是時節公初從何人講學曰少時從劉
衡州問學曰見衡州如何曰衡州開明大體使
人知所向慕曰如何做工夫曰却是無下手處
曰向來亦見廬陵諸公有問目之類大綱寬緩
不是斬釘截鐵真箇可疑可問彼此只做一場

話說休了若如此悠悠恐虛過歲月某已前與朋友往來亦是如此後來欽夫說道凡肯向此者吾二人只如此放過了不特使人汎然來行一遭便道我會從某人處講論一向胡說反爲人取笑亦是壞了多少好氣質底若只悠悠地去可惜今後須是截下看晚年要成就得一二人不妨是吾輩事業自後相過者這裏直是不放過也祖道又曰頃年亦嘗見陸象山先生笑曰這却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曰象山之學

祖道曉不得更是不敢學曰如何不敢學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子家風祖道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者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也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使祖道便要如此恐成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纏繞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

朱子金要 卷之十 三十九
先生曰陸子靜所學分明是禪又曰江西人大抵秀而能文若得人點化是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然今黨事方起能無所畏乎忽然被他來理會礙公進取時如何曰此是自家身已上事進取何足議曰可便遷入精舍

先生謂祖道曰讀書且去鑽研求索及反覆認得時且蒙頭去做久久須有功效吾友看文字忒快了却不沉潛見得他子細意思莫要一領他大意便去搏摸此最害事且熟讀就他注解爲

他說一番說得行時却又爲他精思久久自落窠臼略知瞥見便立見解終不是實恐他時無把捉虛費心力

問進德之方曰大率要修身窮理若修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問修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手處要去體察你平昔用心是爲已爲人若讀書計較利祿便是爲人

資稟純厚者須要就上面做工夫問如何曰人生與天地一般無此欠闕處且去子細看秉彝常

朱子金要 卷之十
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看來

一日拜別先生曰歸去各做工夫他時相見却好商量也某所解論孟和訓詁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爲咀嚼過此書某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且歸子細

曾兄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處先生曰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方能知得是非始格得物不以義方外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物亦不可格又問恐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彌諸中處諸外是也曰雖敬立而義在也須認得實方見得今有人雖胸中知得分明說出來亦是見得千了百當及應物之時顛倒錯謬全是私意不知聖人所謂敬義處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今釋老能立箇門戶恁地亦是它從旁窺得近似他所謂敬時亦却是

能敬更有筮影之喻

重輯朱子錄要卷之十一

訓沈僩

字莊仲
永嘉人

戊午

以後
所聞

年六十九

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
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
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奈久如
莊仲便是如此某嘗煩惱這樣底少間不濟事
敏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夫方得

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爲天理彼爲人欲及到做
時乃爲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

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
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
路面前有箇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
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
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
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
上智聖人底資質不用着力自然循天理而行
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者到遇事
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

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着力無一時一刻不照
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
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
功方得

公今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
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
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
張子房不問着他不说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

公浙中一般學是學爲英雄之學務爲跡弛豪
縱全不點檢身心某這裏須是事事從心上理
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
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
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
餘今公門學都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
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
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爲
學然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問鳶飛魚躍南軒云鳶飛魚躍天地之中庸也曰
只看公如此說便是不曾理會得了莫依傍他
底說只問取自家是真實見得不曾自家信是
信得箇甚麼這箇道理精粗小大上下四方一
齊要看到四邊合圍起理會莫令有此小走透
少間方從一邊理會得些小有箇見處有箇入
頭處若只靠一邊去理會少間便偏枯了尋捉
那物事不得若是如此悠悠只從一路去攻擊
他而又不曾着力何益於事李敬子曰覺得已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前都是如此悠悠過了曰既知得悠悠何不便
莫要悠悠便是覺得意思都不曾痛切每日看
文字只是輕輕地拂過寸進尺退都不曾依傍
築磕着那物事來此間說時旋紐捏湊合說得
些小才過了又便忘了或他日被入問起又遂
旋紐捏說得些小過了又忘記了如此濟得甚
事早間說如負痛相似如人負一箇大痛念念
在此日夜求所以去之之術理會這一件物須
是徹頭徹尾全文記得始是如此末是如此中

間是如此如此謂之是如此謂之非須是理會
教透徹無些子疑滯方得若只是如此輕輕拂
過是濟甚事如兩軍廝殺兩邊擂起鼓了只得
拚命進前有死無二方有箇生路更不容放慢
若才放慢被他殺了

訓郭友仁

字德元山陽人寓臨安

戊午

所開

先生曰公向道甚切也會學禪來曰非惟學禪如
老莊及釋氏教典亦曾涉獵自說法華經至要
處乃在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一句先生

曰我這裏正要思量分別能思量分別方有豁
然貫通之理如公之學也不易因以手指書院
曰如此屋相似只中間潔淨四邊也未在未能
博文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會用工守約處豈免
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又顧同
舍曰德元却於此理見得彷彿惜乎不曾多讀
得書却謂友仁曰更須痛下工夫讀書始得公
今所看大學或問格物致知傳程子所說許多
說話都一一記得方有可思索玩味

論語且莫說別處只如說仁處這裏是如此說那
裏是如此說還會合得否友仁曰先生有一處
解仁字甚曉然言仁者人心之全德必欲以身
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
懈可謂遠矣先生不應次日却問公昨日所舉
解仁說在何處曰在曾子言仁以爲己任章先
生曰德元看文字却能記其緊要處有萬千人
看文字者却不能於緊要處理會只於瑣細處
用工前日他問中庸或問不一其內無以制其

朱子金要 卷之十一 五
外不濟其外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無以立其
本動而不察無以勝其私此皆是切要處學者
若能於切要處做工夫又於細微處不遺闕了
久之自然有得

讀書須立下硬寨定要通得這一書方看第二書
若此書既曉未得我寧死也不看那箇如此立
志方成工夫

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
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

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
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
不進

訓胡泳

字伯量
南康人

戊午

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
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
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着箇要靜底
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
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

朱子金要 卷之十一
便是正

問程子教人每於已分上提撕然後有以見流行之妙正如先生昨日答語中謂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各是何面目一段一般曰是如此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挫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舊見敬齋

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欲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病痛須一一識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孝如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

伯量問南軒所謂敬者通貫動靜內外而言泳嘗

朱子金要 卷之十一
七
驗之反見得靜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間隨
事逐物去了曰隨事逐物也莫管他有事來時
須著應他也只得隨他去只是事過了自家依
舊來這裏坐所謂動亦敬靜亦敬也又問但恐
靜時工夫少動時易得撓亂耳曰如何去討靜
得有事時須著應且如早間起來有許多事不
成說事多撓亂人我且去靜坐不是如此無事
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且如早間人客
來相見自家須著接它接它時敬便在交接處

少間又有人客來自家又用接他若自朝至暮
人客來不已自家須盡著接它不成不接他無
此理接他時敬便隨著在這裏人客去後敬亦
是如此若厭人客多了心煩此却是自撓亂其
心非所謂敬也所以程子說學問到專一時方
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答或人
之間說一大片末梢只有這一句是緊要處又
曰不可有厭煩好靜之心人在世上無無事底
時節要無事時除是死也隨事來便著應他有

事無事自家之敬元未嘗間斷也若事至面前而自家却自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死矣個

訓劉礪字用之 三山人

已未 年七十

用之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點檢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砥

訓李輝字晦父

問論孟疑處曰今人讀書有疑皆非真疑其雖說

了只做一場話說過於切已工夫何益向年在南康都不曾與諸公說次日求教切已工夫曰且如論語說孝弟為仁之本因甚後便可以為仁之本巧言令色鮮矣仁却為甚不鮮禮不鮮義而但鮮仁須是如此去着實體認莫要才看一遍不通便掉下了蓋道本無形象須體認之可矣

問私欲難克柰何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所謂克已復禮為仁者正如以刀切物那刀子乃我

本自有之器物何用更借別人底只認我一已
爲刀子而克之則私欲去而天理見矣

陳淳

巳未

年七十一

諸友問疾請退先生曰堯卿安卿且坐相別十年
有甚大頭項工夫大頭項疑難可商量處淳曰
數年來見得日用間大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
天理流行無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挨推閃
避撞着這事以理斷定便小心盡力做到尾去
兩三番後此心磨刮出來便漸漸堅定雖有大

底不見其爲大難底不見其爲難至硤确至勞
苦處不見其爲硤确勞苦橫逆境界不見其有
憾恨底意可愛美難割捨底不見其有粘滯底
意見面前只是理覺如水到船浮不至有甚怪
澁而夫子與點之意顏子樂底意漆雕開信底
意中庸鳶飛魚躍底意周子洒落及程子活潑
潑底意覺見都在面前真箇是如此而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亦無一節文非天理流行易三百
八十四爻時義便正是就日用上剖析箇天理

流行底條目前聖後哲都是一揆而其所以爲
此理之大處却只在人倫而身上工夫切要處
却只在主敬敬則此心常惺惺大綱卓然不昧
天理無時而不流行而所以爲主敬工夫直是
不可少時放斷心常敬則常仁先生曰任地況
說也容易久之曰只恐勞心落在無涯可測之
處因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
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
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

許多都掉了聖賢說事親便要如此事君便要
如此事長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
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在面前
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正如喫饅頭只撮箇尖
處不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
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却是好笑
不成模樣近來覺見說這樣話都是閑說不是
真積實見昨廖子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
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

夫一貫之旨如何不便說與曾子直待他事事都曉得方說與他子貢是多少聰明到後來方與說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意是如何萬理雖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百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自見得是一理不去理會那萬理只管去理會那一理說與點顏子之樂如何程先生語錄事事都說只有一兩處說此何故說得恁地少而今學者何故說得恁地多只是空想像

程先生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恐人不曉栽培更說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浹洽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聖賢立言垂教無非着實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

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等類皆一
意也大抵看道理要得寬平廣博平心去理會
若實見得只說一兩段亦見得許多道理不要
將一箇大底語言都來罩了其間自有輕重不
去照管說大底說得太大說小底又說得都無
巴鼻如昨日說破斧詩恐平日恁地枉用心處
多淳曰昨聞先生教誨其他似此樣處無所疑
矣曰學問不比做文字不好便改了此却是分
別善惡邪正須要十分是當方與聖賢契合如

破斧詩恁地說也不錯只是不好說得一角不
落正腔窠喎斜了若恁地看道理淺了不濟事
恰似撐船放淺處不向深流運動不得須是運
動游泳於其中淳又曰聖人千言萬語都是日
用間本分合做底工夫只是立談之頃要見總
會處未易以一言決曰不要說總會如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博文便是要一一去用工何曾說
總會處又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
以道便是要一一用工到自得方是總會處如

朱子金要 卷之二十一
顏子克己復禮亦須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不成只守箇克己復禮將下
百許多都除了如公說易只大綱說箇三百八
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如此一部周易只一句
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十翼從頭說大哉乾元
云云至哉坤元云云聖賢之學非老氏之比老
氏說通於一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少間又和那
一都要無了方好學者固是要見總會處而今
只管說箇總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單沒合

殺下梢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詠而歸底意思

義剛
同

晚再入臥內淳稟曰適間蒙先生痛切之誨退而
思之大要下學而上達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
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
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
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
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
達卽都無事可做恐孤单枯燥程先生曰但是

朱子金要 卷之二十一 十四
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
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
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
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
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
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爲學工夫大槩在
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外則目
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
待人接物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

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
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
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
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
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
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爲孝如何而爲
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
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胡叔器因問下學
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

朱子錄要 卷之十一 十五
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
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
日撞着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
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
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
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
程先生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
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
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

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
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
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
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
了某在漳州有訟田者契數十本自崇寧起來
事甚難考其人將正契藏了更不可理會某但
索四畔衆契比驗四至昭然及驗前後所斷情
僞更不能逃又說常有一官人斷爭田事被其
撥了案其官人却來那穿款處考出窮理亦只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是如此

義剛同

先生召諸友至臥內曰安卿更有甚說話淳曰兩日思量爲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疎處歛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

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李丈說廖倅惠書有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
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
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
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
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
去戒謹恐懼他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
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却說盡精微
極高明又却說道中庸溫故又却說知新敦厚
又却說崇禮這五句是爲學用功精粗全體說

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
宜多底占了無道學問底許多工夫恐只是占
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
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
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
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
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
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
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是杜撰

朱子金要 卷之十一 十一
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
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吾
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方賢士又
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這一邊
易得暗昧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
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
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却教
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
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

是立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
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
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底放在一邊嘗見胡
文定答曾吉甫書有人只要存天理去人欲之
論後面一向稱贊都不與之分析此便是前輩
不會爲人處此處正好捉定與他剖判始得所
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
目須是就事物上辯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
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却籠統無界分

朱子金要 卷之十一
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
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
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
始得今且將平日看甚書中見得古人做甚事
那處是那處不是那處可疑那處不可疑自見
得又看是如何於平日做底事甚麼處是舉數
段來便見得所以爲天理所以爲人欲淳因舉
向年居喪喪事重難自始至終皆自擔當全無
分文責備舍弟之意曰此也是合做底淳曰到

臨葬時同居尊長皆以年月不利爲說淳皆無
所拘但治墻事辦則十一日爲之曰此樣天理
又是硬了李文曰亦是尊長說得下曰幸而無
齟齬耳若有不能相從則少加委曲亦無妨淳
曰大祥次日族中尊長爲酒食之會淳走避之
後來聞尊長鎮日相尋又令人皇恐如何曰不
喫也好然此亦無緊要禮君賜之食則食之父
之友食之則食之不避梁肉某始嘗疑此後思
之只是當時一食後依舊不食爾父之友既可

如此則尊長之命一食亦無妨若有酒醴則辭

義剛同

是夜再召淳與李文入卧内曰公歸期不久更有何較量淳讀與點說曰大槩都是亦有小小一兩處病又讀廖倅書所難與點說先生曰有得有失又讀淳所回廖倅書先生曰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源頭處今所說固是如此但聖人平日也不曾先說箇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湊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

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處淳曰因做工夫後見得天理也無妨只是未做工夫不要先去討見天理否曰畢境先討見天理立定在那裏則心意便都在上面行易得將下面許多工夫放緩了孔門惟顏子曾子漆雕開曾點見得這箇道理分明顏子固是天資高初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亦自討頭不着從博文約禮做來欲罷不能竭吾才方見得如有所立卓爾向來髣髴底到此都合聚了曾子初亦無討頭處只

朱子語要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管從下面捱來捱去捱到十分處方悟得一貫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是何物便是他見
得箇物事曾點不知是如何合下便被他綽見
得這箇物事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方是程先
生恁地說漆雕開較靜曾點較明爽亦未見得
他無下學工夫亦未見得他合殺是如何只被
孟子喚做狂及觀檀弓所載則下梢只如此而
已曾子父子之學自相反一是從下做到一是
從上見得子貢亦做得七八分工夫聖人也要

喚醒他喚不上聖人不是不說這道理也不是
便說這道理只是說之有時教人有序子晦之
說無頭如吾友所說從源頭來又却要先見箇
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子晦疑得也
是只說不出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
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
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
放那邊也無頓處放這邊也恐擱破放那邊也
恐擱破這天理說得蕩樣似一塊水銀滾來滾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去捉那不着又如水不汨流遡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着下學上達自有次第於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淳曰下學中如致知時亦有理會那有達底意思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這事上理會箇合做底是如何少間又就這事上思量合做底因甚是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合恁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源頭處逐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源

頭處淳曰件件都知得箇源頭處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曰不怕不成一箇物事只管逐件恁地去千件成千箇物事萬件成萬箇物事將來自自然撞着一箇物事方如水到船浮而今且去放下此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平看不要得高第一番且平看那一重文義是如何第二番又揭起第一重看那第二重是如何第三番又揭起第二重看那第三重是如何看來看去二十番三十番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

才看一段便說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

源頭處

義剛曰

問前夜承教誨不可先討見天理私心更有少疑
蓋一事各有一箇當然之理真見得此理則做
此事便確定不然則此心未梢又會變了不審
如何曰這自是一事之理前夜所說只是不合
要先見一箇渾淪大底物攤在這裏方就這裏
放出去做那萬事不是於事都不顧理一向冥
行而已事親中自有箇事親底道理事長中自

有箇事長底道理這事自有這箇道理那事自
有那箇道理各理會得透則萬事各成萬箇道
理四面湊合來便只是一箇渾淪道理而今只
先去理會那一不去理會那貫將尾作頭將頭
作尾沒理會了曾子平日工夫只先就貫上事
事做去到極處夫子方喚醒他說我這道理只
用一箇去貫了曾子便理會得不是只要抱一
箇渾淪底物事教他自流出去

義剛同

又曰公說道理只要撮那頭一段尖底末梢便要

到那大而化之極處中間許多都把做查滓不
要理會相似把箇利刃截斷中間都不用了這
箇便是大病曾點漆雕開不曾見他做工夫處
不知當時如何被他綽見這道理然就二人之
中開却是要做工夫吾斯之未能信斯便是見
處未能信便是下工夫處曾點有時是他做工
夫但見得未定或是他天資高後被他瞥見得
這箇物事亦不可知雖是恁地也須低著頭隨
衆從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底做工夫襯貼

起來方實證驗出來方穩不是懸空見得便了
博學審問五者工夫終始離他不得只是見得
後做得不費力也如曾子平日用功極是子細
每日三省只是忠信傳習底事何曾說著一貫
曾子問一篇都是問喪祭變禮微細處想經禮
聖人平日已說底都一一理會了只是變禮未
說也須逐一問過一貫之說夫子只是謾提醒
他縱未便曉得且放緩亦未緊要待別日更一
提之只是曾子當下便曉得何曾只管與他說

朱子鈔要 卷之十一 二十三
如論語中百句未有數句說此孟子自得之說亦只是說一番何曾全篇如此說今却是懸虛說一箇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貫不要從貫去到那一如不理會散錢只管要去討索來穿如此則中庸只消天命之謂性一句及無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間許多達孝達德九經之類皆是粗迹都掉却不能耐煩去理會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只將一箇道理都包了更不用理會中間許多節目今須是從頭平心讀

那書許多訓詁名物度數一一去理會如禮儀須自一二三四數至於三百威儀須自一百二百三百數至於三千逐一理會過都恁地通透始得若只恁懸虛不已恰似村道說無宗旨底禪樣瀾翻地說去也得將來也解做頌燒時也有舍利只是不濟得事又曰一底與貫底都只是一箇道理如將一貫已穿底錢與人及將一貫散錢與人只是一般都用得不成道那散底不是錢義剛同

諸友揖退先生留淳獨語曰何故無所問難淳曰
數日承先生教誨已領大意但當歸去做工夫
曰此別定不再相見淳問曰已分上事已理會
但應變處更望提誨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
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
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
闊着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
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
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

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得見
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
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
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
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
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
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
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
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

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
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
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
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
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
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
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
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
透若只守箇此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閑

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
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
審問之謹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
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
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
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
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
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
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

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公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撒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亦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

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已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

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
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義剛同

又曰聖人教人只是一法教萬民及公卿大夫士
之子皆如此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初只是有
兩句後來又就父子有親裏面推說許多君臣
有義裏面推說許多而今見得有親有義合恁
地又見得因甚有親因甚有義道理所以合恁
地節節推上去便自見源頭處只管恁地做工
夫去做得合殺便有采義剛同

又曰莊周列禦寇亦似曾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
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綽見
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義剛同
雜訓諸門人一

問堯卿今日看甚書曰只與安卿較量下學處曰
不須比安卿公年高且據見定底道理受用安
卿後生有精力日子長儘可闊着脚步去淳

李丈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某日用間已
見有此落着事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曰

日用間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間斷得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某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解今日一說明日便悟頓成箇別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著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擁澆灌方

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

淳

傳誠至叔請教曰聖賢教人甚分曉但人不將來做切已看故覺得讀所做時文之書與這箇異要之只是這箇書今人但見口頭道得筆下去得紙上寫得以爲如此便了殊不知聖賢教人

初不如是而今所讀亦自與自家不相干涉也道夫

與楊通老說學問最怕悠悠讀書不在貪多未能
讀從後面去且溫習前面已曉底一番看一番
別賀孫

語通老早來說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
他只是把事做等閑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
與事本無異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
了可學

周公謹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恐

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
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
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
是私意泳

李公謹問讀書且看大意有少窒礙處且放過後
來旋理會如何曰公合下便立這規模便不濟
事了才恁地立規模只是要苟簡小處曉不得
也終不見大處若說窒礙到臨時十分不得已
只得且放下如何先如此立心賀孫

語敬子云讀書須是心虛一而靜方看得道理出
而今自家心只是管外事硬定要如此要別人
也如此做所以來這裏看許多時文字都不濟
事不曾見有長進是自家心只在門外走與人
相抵拒在這裏不曾入得門中不知屋裏是甚
模樣這道理本自然不消如此如公所言說得
都是只是不曾自理會得公身上事所以全然
無益只是硬椿定方法抵拒將去全無自然意
思都無那活底水只是聚得許多死水李曰也

須是積將去曰也只積得那死水那源頭活水
不生了公只是每日硬用力推這車子只見費
力若是有活水來那車子自轉不用費力李曰
恐才如此說不善聽者放寬便不濟事曰不曾
教你放寬所以學問難才說得寬便不着緊才
太緊又不濟事寬固是便狼狽然緊底下稍頭
也不濟事間

胡叔器問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曰須是自下
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怒

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
於道理見得了何懼之有

義剛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樂處
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
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
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
去何處討這樂處將次思量得成病而今一部
論語說得恁地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着實去

用工前日所說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只去
臨時思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便顏子也
只是使人心聽命於道心不被人心勝了道心
今便須是常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
如箇主人人心只如客樣常常如此無間斷便
能允執厥中

義剛

胡問靜坐用功之法曰靜坐只是恁靜坐不要閑
勾當不要閑思量也無法問靜坐時思一事則
心倚靠在事上不思量則心無所倚靠如何曰

朱子金要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不須得倚靠若然又是道家數出入息目視鼻
端白一般他亦是心無所寄寓故要如此倚靠
若不能斷得思量又不如且恁地也無害淳
胡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
道我精神少便不做公只是思索義理不精平
日讀書只泛泛地過不曾貼裏細密思量公與
安卿之病正相反安卿思得義理甚精只是要
將那麈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去義理上思量
事物來皆奈何不得只是不曾向裏去理會如

入市見鋪席上都是好物事只是自家沒錢買
得如書冊上都是好說話只是自家無奈他何
如黃兄前日說忠恕忠恕只是體用只是一箇
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且看過
去却時復把來玩味少間自見得叔器曰安之
在遠方望先生指一路脉去歸自壽曰見行底
便是路那裏有別底路來道理星散在事物上
却無總在一處底而今只得且將論孟中庸大
學孰着如論語上看不出少間就孟子上看得

出孟子上底只是論語上底不可道孟子勝論
語只是自家已前看不到而今方見得到又問
優游涵泳勇猛精進字如何曰也不須恁地立
定牌榜淳錄作也不須恁地起草只做將去又
問應事當如何曰士人在家有甚大事只是着
衣喫飯理會眼前事而已其他天下事聖賢都
說十分盡了今無他法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
因川澤自家只就他說話上寄搭些工夫便都
是我底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力如論孟諸家解

有一箱每看一段必檢許多各就諸說上推尋
意脉各見得着落然後斷其是非是底都抄出
一兩字好亦抄出雖未如今集註簡盡然大綱
已定今集註只是就那上刪來但人不着心守
見成說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一兩
段所以去取底是如何便自見得大抵事要思
量學要講如古人一件事有四五人共做自家
須看那人做得是那人做得不是又如眼前一
件事有四五人共議甲要如此乙要如彼自家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須見那人說得是那人說得不是便待思量得不是此心曾經思量一過有時那不是底發我這是底如十箇物事團九箇不着那一箇便着則九箇不着底也不是枉思量又如講義理有未通處與朋友共講十人十樣說自家平心看那箇不是或他說是底却發得自家不是底或十人都說不是有時因此發得自家是底所以適來說有時是這處理會得有時是那處理會得少間便都理會得只是自家見識到別無法

學者須是撒開心胸事事逐件都與理會過未理會得底且放下待無事時復將來理會少間甚事理會不得義剛

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荅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只消理會那道理譬如喫飯碗中盛得飯自家只去喫看那滋味如何莫要問他從那處來堯曰一篇某也嘗見人說來是夫子嘗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

道理緊要却不在此裏這只是外面一重讀書
須去裏面理會譬如看屋須看那房室間架莫
要只去看那外面牆壁粉飾如喫荔枝須喫那
肉不喫那皮公而今却是剥了那肉却喫那皮
核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
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其自二十
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論語其初
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
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看道

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如射箭
其初方上梁後來又要中的少間又要中第一
暈又要中第二暈後又要到紅心公而今只在
梁之左右或上或下却不要中的恁地不濟事
須是子細看看得這一般熟後事事書都好看
便是七言雜字也有道理未看得時正要去緊
要處鑽少間透徹則無書不可讀而今人不去
理會底固是不足說去理會底又不知尋緊要
處也都討頭不着

義剛

子升問主一工夫兼動靜否曰若動時收斂心神
在一事上不胡亂思想東去西去便是主一又
問由敬可以至誠否曰誠自是真實敬自是嚴
謹如今正不要如此看但見得分曉了便下工
夫做將去如整齊嚴肅其心收斂常惺惺數條
無不通貫本之

子升問遇事心不存之病曰只隨處警省收其放
心收放只在自家俄頃瞬息間耳或舉先生與
呂子約書有知其所以為放者而收之則心存

矣此語最切要又問曾子謂孟敬子君子所貴
乎道者三之意曰曾子之意且將對下面邊豆
之事則有司存說言君子動容貌要得遠暴慢
正顏色要得近信出辭氣要得遠鄙倍此其本
之所當先者至於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蓋未而
當後者耳未說到做工夫上若說三者工夫則
在平日操存省察耳本之

敬之

黃名顯子

問理既明於心須又見這樣子方始安

穩曰學問思辨亦皆是學但學是習此事思是

思量此理者只說見這樣子又不得須是依樣
去做然只依本盡葫蘆又不可須是百方自去
尋討始得寓

語敬之曰這道理也只是如此看須是自家自奮
迅做去始得看公大病痛只在箇懦弱須是便
勇猛果決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
靠別人不要靠書籍言語只是自家自檢點公
曾看易易裏說陽剛陰柔陰柔是極不好賀孫
語敬之曰敬之意氣甚弱看文字都恁地遲疑不

決只是不見得道理分明賀孫問先生向令敬
之看孟子若讀此書透須自變得氣質否曰只
是道理明自然會變今且說讀孟子讀了只依
舊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便是不曾得他裏面
意思孟子只是孟子自家身已自是自家身已
讀書看道理也須着些氣力打撲精神看教分
明透徹方於身上有功某近來衰晚不甚着力
看文字若舊時看文字有一段理會未得須是
要理會得直是辛苦近日却看得平易舊時須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要勉強說教得方了要知初間也着如此着力
看公如今只恁地慢慢要進又不敢進要取又
不敢取只如將手恁地探摸只怕物事觸了手
相似若恁地看文字終不見得道理終不濟事
徒然費了時光須是勇猛向前匹馬單鎗做將
去看如何只管怕箇甚麼彼丈夫也我丈夫也
吾何畏彼哉他合下也有許多義理自家合下
也有許多義理他做得自家也做得某近看得
道理分明便是有甚利害有甚禍福直是不怕

只是見得道理合如此便做將去

賀孫

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
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
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
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
爲也昌父云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
只揀易底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
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
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

朱子金要 卷之十一
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
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
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雖是
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
有不得若真箇着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
趙曰某幸聞諸老先生之緒言粗知謹守而不
敢失墜爾曰固是好但終非活法爾備
饒幹廷老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
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

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
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
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見理不明之病
道夫

先生謂饒廷老曰觀公近日都汨沒了這箇意思
雖縣事叢冗自應如此更宜做功夫蓋卿

二彭尋彖蝨初見問平居做甚工夫曰爲科舉所累
自時文外不曾爲學曰今之學者多如此然旣
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可也二公頗自言其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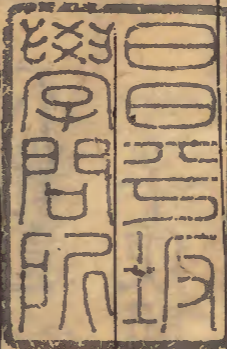
家實踐等事曰躬行固好亦須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嶮岨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又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又曰論語只是箇坯璞子若子細理會煞有商量處謨

語泉州趙公曰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

理無由明要之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着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云云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關聚底道理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似箇畏字相似寓

蕭兄問心不能自把握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握自家自家却如何把握得他唯有以義理涵養耳又問持其志如何却又主張曰志是心之發豈可聽其自放而不持之但不可硬守定

耳蓋卿



重輯朱子

要卷之十一終

文化丙寅

